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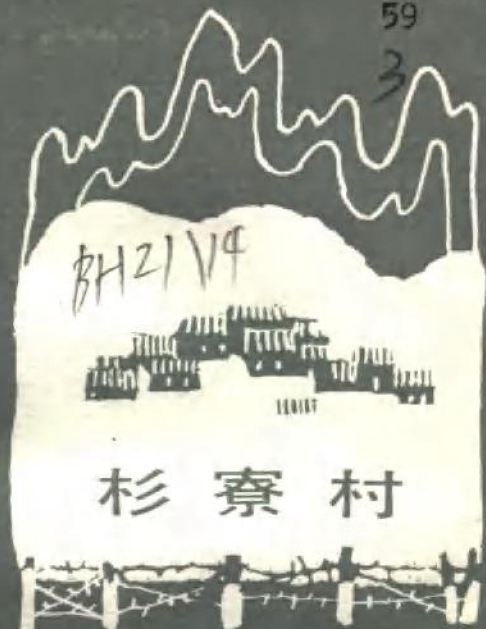


杉寮村

易 巩

I216.2
59

3



易 玕



B

091633

杉 寮 村

易 巩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32毫米 32开本 9.6印张 2插页 18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册

书号 10261·423 定价 0.88元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摄于广州

迄今为止，作者曲折的文学生涯已跨越了半个世纪——一九三一年，开始在《广东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一九三二年加入“广州普罗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因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囚禁几达五年之久。收入本书中的《迫切的期待》，就是被迫长期搁笔后写的第一篇作品。

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作者文学创作的旺盛期。公务员、店员、教员那种卑微清苦的生活，湘桂大撤退前后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深切地体味到处于社会低层的小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痛苦，也更激起对侵略者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愤慨。这期间问世的中篇小说《杉寮村》和《女护士》、《少年夫妇》等短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云的面貌，曾受到读者好评。

作者的创作态度严谨，寓意深邃，文风朴实。这部由他自选编成的集子，无疑是广东革命文学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财富。

目 录

杉寮村.....	1
黄教头.....	75
某青年.....	92
少年夫妇.....	104
臭虫灵药.....	114
女护士.....	121
养猫记.....	132
芭蕉叶.....	142
乡校教师.....	146
幸福在顷刻间毁灭.....	162
一首诗的诞生.....	168
好!	176
几个复员的广州人.....	189
珠江河上.....	200

征实趣闻..... 208

蒲风琐记..... 271

迫切的期待..... 278

怀于逢..... 282

王鲁彦先生周年祭..... 285

寂寞的死..... 287

向郭沫若先生看齐..... 289

给南国的儿女们..... 291

听茅公讲话后想到的两点准备..... 293

忆征军..... 295

请聪明点..... 297

后记..... 300

杉 寮 村

前 景

西方，风淳县释迦峯的一千三百多米的主峰巍峨地雄立着，显着嶙峋的、峥嵘的面目，如象一个皱眉地苦思着什么的老人。无数错杂的、含有浓厚横蛮意味的山脉从那龙钟老人的尖削的肩膊上急峻地流泻下来，带着怒号的、浩荡的声势向东南冲去。渐渐地，缓缓地，山脉的浪涛平静了，无力地起伏着，倦怠地爬行着，迤邐地流布着，最后无声无息地沉入韩江西岸的平原里。

那广大富饶的平原，协随着从北方蜿蜒地流淌下来的韩江的雍容步伐和热情歌唱，以柔和的姿态向南铺展、伸延。在平原的广阔胸膛上，泡沫似的浮凸起海阳、彩堂、巷埠、汕头等无数繁盛的城市和乡镇，蠕动着五百万勤劳优秀的人民。

最后，平原尽头了——它变成蔚蓝峭拔的南海西岸。

就在这些绵密纵横的山脉里，隐藏着无数细小的村庄，生活着异常刻苦的客家人。虽然风淳县在行政上属于潮州的区域，甚至这里的客家男人多少被潮州人那种经商的狂热与勇敢所传染，因而厌倦那种婆婆妈妈的耕作，喜欢经营小本生意，甚至激起和潮州人同样的热望和冒险心，带着坚决的意志和美丽的憧憬，离乡别井地去海外谋生；但这两个移民长期以来仍然各自守护着自己的潮州话或客家话；不管在地理上怎么接近，他们世代沿袭自己的风俗习惯，甚至于坚持对厨房和厕所的不同布局和建筑方法；特别是客家的妇女们，她们一贯继承着“客家婆”的勤劳、倔强、朴素的优良传统，以及能够独立独行的男子气概。

这里的客家人之所以这么局促地生活在贫瘠的荒山里的缘故，据说他们和广东的北江、东江的客家人同样：当他们的祖先为着逃避灾难的追逐，带着沉重的心情踏进这肥美富饶的广东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来迟了。许多先来者早就把南海沿岸的肥沃平原盘占着了，只有那些偏僻荒蛮的山野还没有人烟。——而在潮州，几千年以前，潮州人便开始从河南迁移到福建，又从福建翻过五岭走进广东来，吸收着韩江平原的滋养，渐渐地繁殖起来，有的还渡过浩瀚的南海，蔓延在琼州海峡的两岸。及至四五百年以前，从广东嘉应州各县分支出来的客家祖先来了。他望着这片膏腴的土地感叹了一番之后，便默默地带领他的子孙们进入被遗弃的山区里。

就这样地，客家人以惊人的忍耐和毅力在荒山里开拓

着。经过了若干年月，终于在山脉平行或回绕所构成的山岬或盆谷里盖起了房子，在山坡上开出重重叠叠的梯田；巨大的岩石被凿开了，变成一条一条石板，横卧在无数激湍的韩江支流上。人们在荆棘丛里活动着，挥舞锄头和铁锹。脸孔和手脚给刺伤了，但把涔涔的鲜血揩掉后，又重新掘着。于是丛丛的榛莽被铲除了，长长的山径出现了。它穿过所有的岬谷，把许多大大小小的客家村连贯起来。——总之，他们曾经和山作过长久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们以智慧和血汗征服了它：把许多原来是曲线的都削成直线，把许多本来是立体的都铲为平面；并且在这里养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家畜。

慢慢地，他们获得自给自足，不自觉地熄灭了对平原的幻想与嫉妒，觉得山才是自然的本来面目，而平原不过是少数偶然的景象罢了。他们相信而且尊重自己的劳动，每天吃的、穿的，都是他们勤劳的成果，即使是一粒三角麦、一条番薯那么微小的东西。

他们在没有人注意的山脉里生活着，经过了悠久的历史。

杉寮村是风淳县极西的一个山村，隐藏在山脉萦回的岬谷里。从五百米高的坐北向南的箭猪岗上，韩江支流的水源沿着那些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岩石间潺潺地流泻下来，渐渐形成一条巉岩的山涧。激湍的水流在乱石的坑沟里旋转着，

跳跃着，凶暴地撞击着丑陋的崖石。临着奔流的崖边，筑有三五间石室似的磨坊。那巨轮般的水车悠然地转动着，发出咿——呀——咿——呀的无休止的低吟。这声音是那么尖长幽婉，透过山涧的呼啸声，断断续续地，仿佛在向山下的居民申诉着它的不息的劳动。那嚣张巉岩的山涧流落到山脚下，绕过从箭猪岗右肩伸出来的好象一只长筒靴似的山坡，便完全平静了，变成一条宽阔澄清的石子河，横贯在盆谷的中间，养育着杉寮村的贫穷的人民。

这河是清浅的，河床两边袒露着，堆积着厚厚的小石卵和细砂粒。河水在中间嘻笑着，细小的浪花互相追逐。河岸上的水翁树、乌柏树、九里香、细叶榕和鸡屎果树迎着四月的温软的东南风欢欣摇曳，不时飘下一两片隔年的干叶在禾田里。和河岸平行的那条黄泥大路，是沿着释迦紫流脉里的黄寨、山阳、涧泉、紫下、黄沙坑各村蜿蜒而来的。它横穿过盆谷，又钻入左边一个山坳里，经过曲河、茅村，直达韩江西岸有名的黄流市；以后便可溯韩江北上，直通到客家人自己建设的繁盛的城市——梅县、兴宁去。

在箭猪岗的扇形山脚下，各式各样的家屋凌乱地堆置着，好象从个性急的赌徒手里掷下来一大堆骰子似的。它们是依据山坡的高低而任意地、散漫地建筑起来的：有的隔着一片梯田吃惊地张着嘴巴，有的却傲然地凭着山坡，颤巍巍地俯瞰着脚下简陋的泥屋——它们胆怯地挤逼着，脊背抵脊背地挨紧着。几幢被烧毁的瓦屋展现在盆谷的低处，被烧焦的杉梁魔爪似地指着天空，老远便刺激行人的眼睛。

除了石子河边这条大路外，全村没有正经的平坦的街道。红黄色的泥泞小径在山坡上波浪似的起伏着，连接着如象脉络般的在家屋周围绕过的田基路。一条崎岖坎坷的鹅卵石路，从那些没有行列次序，没有按一定方向建筑的家屋、菜园、牛房、厠坑和梯田的空隙间诡谲地穿过，然后跨过一条曲折的坑沟，绕过一幢陈旧的瓦房，转一个弯，便翻过那长筒靴形的山坡去了。

这幢陈旧的房子位于岗脚下，建筑的规模看来和村中那些体面的房子一样：是两进深、三面通的；可惜它有一半不知在什么时候崩塌了，剩下的一半，原来灰白的墙壁已经黯黑了，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黄泥砖来。四五尺高的白石墙脚，满布着藓苔，但石质还是完好的——只有它还在纪念着主人过去的富裕生活。

在这幢房子的正座大门上，用白灰塑成的横额里，写着四个楷书黑字：“张氏宗祠”。

在这幢半废的祠堂里，住着老妇人张二婆一家。

她带着五岁的孙子阿明牯^①刚从梯田回来，在前厅里把洗净的衣服穿晾在一条长大的竹竿上。她大约六十岁年纪，一双被皱纹围困着的干燥的眼睛安详地藏在浮肿的眼皮下，泛着善良的、慈爱的光辉。她脸颊丰满的肌肉皱褶成粗大的条纹，蚯蚓似的蠕动着。嘴巴是干瘪的，下唇凹陷，老是失

① “牯”——当地客家话，对男子的幼称或爱称的接尾语。

掉知觉似的颤动着，好象咀嚼着什么。在她的颇为圆大的脑袋上，披着稀疏的花斑斑的头发。脑勺后盘结着一只鸭肾似的发髻。她上身穿一件阔大的、补绽过多的深蓝麻布衫、黑斜布裤管卷到膝盖那么高。她举着竹竿的手臂轻轻地抖动着，因为她已经撑持了许久。

她走下天井来，抬起昏花的眼睛张望。天空的黄肿的云层逐渐退净了，露出透明的青蓝色。一条美丽的长虹斜拱在高空里，彩色一时鲜明一时淡薄。到处传来山泉的淙淙声。

“明天一定晴了吧？观音菩萨有灵呵！”张二婆仰头低声祷告着。早造开耕时所受的折磨又突然袭击她。她的心窒息了一下。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驻在海阳县城里的日本鬼带着一队什么“布袋队”^①打进杉寮村来，把成熟的禾谷抢割去了，而且把张二婆的一条黄牛和年青力壮的儿子张大洪也拉走了。这使今年春分过后，人们都准备开耕的时候，害得她到处奔走张罗。她朦朦胧胧地看见自己仍然站在富农朱善余的家里，伸出颤抖的两手接过半袋子谷种。

“就加三算吧，”朱善余拍拍手上的谷尘，满不在乎地说。“别人借的都是加三算利、利上起利的；不信，你问问他们去。”

“减轻点吧，大爷！”二婆请求道。“只要收成好，我一

① “布袋队”——日军在沦陷区组织的流氓匪类，在攻击乡镇时命令他们每人背大袋一个，搜刮我方财货。

定本利清还的。就说去年晚造的租钱，天理良心说，实在也不是立心拖欠大爷的，实实在在是因为日本鬼……”

这句话还没说完，朱善余就板起脸孔来。

“你还说！你们种田亏了本，总是赖神赖鬼的。去年日本鬼打进来，我损失了千千万万，难道我要日本鬼赔给我么？我拿钱借给人家，还要求菩萨保佑人家平安大吉是不是！”

“大爷别生气，我只是……”

“你不要便算了，拿回给我吧！”

“我要，大爷，我要啊！”

种子和牛力都借到了。但比起往年来，今年开耕是多么冷淡悲惨呵！不但失掉儿子洪牯的得力帮助，就是媳妇黄青叶，自从杉寮村驻了国军后，也常常丢开田里的工作，被征去替军队挑东西去了。这么一来，犁田、播种、分秧等一切耕作，差不多都落在二婆这副老骨头上。好容易等到大秧长到五六寸长了，却又来了一场“黄瘟雨”，连绵不断地下了十八天，到前天才歇了；可是这两天来还没有出太阳。她怕得整天跑到田里放水，免得禾根给浸坏。因为人手不够，她把孙子阿明也带到田里去，不断地哄着他，教他拔杂草，捉害虫。

她把自己晚年的热情与温慰全部给予孙子阿明牯，把他当作宝贝似的爱抚着，怜惜着。这孩子有一副聪明的脸相。龙眼核般的眼珠，在润泽的眼窠里灵活地溜转着，比他的牵牛花似的嘴巴更会说出使人喜爱的话语。他两足赤裸，左脚戴着一只银镯子和两个小铃铛，走起来便叮铃叮铃地响着。

他蹲在天井里一心一意地用手指撬挖石缝里的螺虫玩儿。随后，他在地上升起一根小竹，站起来乱挥乱划，口里唧唧呀呀地唱着，模仿军队的那些青年宣传队员唱歌。他蹦蹦跳跳地向祖母扑来，挽着她的两腿，撒娇地说：

“阿婆，我要你教我唱歌。”

“唱你的头！”二婆愠怒地喝他，声音是爱昵的。“你这小鬼头，长大就会学野学坏，会唱山歌勾野老婆了。”

媳妇黄青叶今早替一位军佬挑行李到黄流市去，现在还没有回来，二婆便准备自己动手烧晚饭。她匆促走过满供着祖先灵牌的正厅，推开媳妇和孙子住的房门，走进昏黑的、塞满陈旧家具的厢房里，但当她走近那个古老的大柜时，便突然呆住了。她清楚地记起，放在柜里第三格上的那个装米粮的竹篮里，只剩下两条番薯和大半升木薯粉。

因为晚造失收，而且从去年冬天，杉寮村便陆续来了几百个从海阳城里逃出来的潮州难民，接着不久又来了一支国军，所以到今年春初，本地的粮食就非常缺乏。张二婆一家，早就没有闻到米气，全是靠杂粮过日子的。眼下早造才插下大秧，杂粮也一天比一天少了。今天清早，为了将剩下的十多条番薯匀做三顿吃，二婆已经踌躇了一番。后来青叶说，与其三顿都吃不饱，不如朝晏两顿多吃些，晚顿等她替军佬挑东西到黄流去把赚得的工钱买米回来。

——这日子怎么捱下去呢？张二婆在心里叫苦。——大人少吃点不打紧，阿明牯可饿不得的。好在早造的禾苗又青又壮，只要明天出太阳，再没有大风大雨，早造一定是大熟

的。观音菩萨有灵有圣啊！

她拖着明牯走出张氏宗祠的大门口，站在石级上眺望。山村里到处显现农民的身形。有的三五个聚在家屋的门口，指手划脚地谈论着什么，时不时飘过来短促的吵嚷声。孩子们在高高的、蜿蜒的山径上吆喝着驯笨的黄牛，但他们自己的两腿也在红黄的泥泞里踟蹰地踏着。从张氏宗祠望开去，那片广阔的、绿色天鹅绒似的禾田，被石子河横剖做两面。河那边，靠近山坳的一个山丘下，杉寮村最体面的人物、乡长张明达的那幢“怀庆居”的瓦顶上，首先升起一缕袅绕的炊烟，在低空里浮游着，凝成一条长长的白霭，横断在岬谷里不散。在怀庆居门前的打禾场上，有几十个士兵横排集合着。一个女兵挥手教他们唱歌。她尖声地唱一句，士兵们接着齐声吼起来。在山丘背后，刚沉下去的日影，反射出一抹淡红的霞光。而在山坳的大路口，这时正有一个头戴笠帽、手拿扁担的女人走出来。

——这个是叶玛^①吧？二婆眯着眼睛问自己，不自觉地踮起脚跟来，脸上的皱纹时松时紧。

那个女人沿着大路从怀庆居前绕出石子河来，她一步一步走下河去，直到完全看不见她的笠帽的尖顶。

——不错，她是过河到这边来的。

但是，当那妇人逐步踏上河岸的这边，张二婆才认出这不是她的叶玛，而是住在山坡后的潮州难民贞姑。她不禁长

① “玛”——当地客家话，对妇女的幼称或爱称的接尾语。

长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妈妈还不回来呢？阿婆，我饿了……煮饭啦！”阿明扭着祖母底粗茧的手指，颤声说。

“等等吧，你妈妈去黄流买大把米回来呢！”二婆用甜蜜的话哄着孙子，但心里却愤愤地骂道：真是鬼勾魂魄的！哼，回来非骂她不可！只管在外面闲逛开心，不顾家里死活，不理孩子，自从阿洪牯……她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儿没迸出来。

“妈妈给长官挑什么东西呀？”

“鬼知道！”二婆没好气地答。

“她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吧？”

“望菩萨保佑。”

“可以买大袋大袋白米吧？”

“你妙想天开！”

“她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

“过了五里亭了。”二婆随口应道，心里却在胡思乱想。

“她会在那里歇歇脚，买碗茶解渴才赶路吧？”

“唔……”

她恍惚真的看见叶玛坐在五里亭的石凳上，用围裙揩着雀斑脸上的汗水。接着便站起来，拿起扁担步步尺七地赶回家来。在她的肩膀上掬着一个沉重的麻布袋。

——她快回来了。二婆高兴地想，抚着明牯的头说：“我们到厨房去洗净大锅，烧好开水，等你妈妈回来下米吧！”

片刻间，在破旧的张氏宗祠的屋顶上，飞出一阵缥缈的炊烟，渐渐地，混溶在那长长的白霭中。

二

暗晡时分，洪嫂黄青叶回来了，带着满脸屈气和周身疲倦。她一声不响地把扁担摔在墙角里，便坐在厢房门口的石槛上发呆。她浮肿的大眼凶狠地瞪着，闪着青光。她鼓着腮帮，本来灰黑的雀斑变得有点紫红。二婆谙知她又在发什么脾气了，便故意不理睬她，只在房里暗暗窥伺着。她瞧见扔在床里的那个麻布米袋大半截是瘫软的，里面的白米显然不多。

——那骚货将工钱都吃光了，在外面还不快活么？二婆暗中骂着，正想探询媳妇今天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升米，却不防青叶转过身来没头没脑地说：

“阿妈，黄流市给封锁了！”

“嘎，什么‘封锁’？”

“不准船艇通过呀，什么‘封锁’！”青叶没好气地顶了一句，接着又解释道：“从今天起，凡是从梅县松口驶下来的货船，一律只准驶到黄流市为止，黄流以下便不准放行了，说是防备人家将米粮偷运给海阳县里的日本鬼。”

她这么开始排泄积郁在心里的愤懑，正如揭开满盛开水的瓦锅盖子似的，灼人的蒸气便腾出来了。她激动地描叙黄流市今天怎样乱哄哄的：几百人挤着看一张告示，黄流河